



我与王干相识于围棋，相熟于美食。王干和一帮作家爱好围棋，一个偶然的我们会便认识了，但我们的友谊加深还是与美食有关。王干从南京到北京，我从上海到北京，时间长了，我们的口味都有些不南不北，或者又南又北。与纯粹的南方人和纯粹的北方人不一样，我们的口味会更杂一些，因此我们有了很多共同的语言，也经常结伴去品尝美食、点评美食。这次他让我为他的学生颜德义主编的《人间食单评论选》作序，虽然有些忐忑，还是欣然为之。

朋友们都知道，王干是文学评论家，也酷爱围棋和美食。也正是因为围棋和美食，我们成为了好友。他经常找我们下棋，王干下棋和别人不一

回味的魅力

曹大元

样，特别爱琢磨，还写文章探讨围棋。他的《围棋：宇宙的思维之花》不仅是一般作家写不了的，也是一般棋手也难以完成的奇文。王干在餐桌上也和别人不一样，同样爱琢磨，经常会将每道菜点评一番。这可能与王干的职业习惯有关。

其实在中国人的眼中，每下完的一盘棋、每端上桌的一道菜，都和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一样，是棋手、厨师们精心打造的一件艺术作品，只不过载体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面对一盘精彩的棋局、一道鲜美的佳肴，懂得

欣赏和品味的人，内心的体验和读到一部好的小说、好的诗歌作品应当是一样的。因此，王干凭文学评论家的才情经常会有关于围棋和美食的评论文章面世。在十一卷的《王干文集》中，专门有一卷的书名就叫《闲谈围棋，热看足球》，其中有与常昊、罗洗河等六名围棋高手的对话，谈了围棋的方方面面。在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随笔集《王干随笔选》中，也有三篇关于围棋的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闲谈围棋》开篇即强调：“在我看来，围棋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真正的对话艺术。”继而又强调：“围棋作为一门艺术，还在于它是可以阅读的……”这显然是将围棋等同于文学作品了。王干关于美食的文章就更多了，去年专门出版的美食散文集《人间食单》就有

关于美食的文章五十五篇，并在文中反复强调美食是文化、美食是艺术、美食是需要品味的……显然，王干笔下的美食，不单单是美食，而是艺术，是人生的酸甜苦辣。

王干先生依然酷爱着文学、围棋和美食，仍然有关于文学、围棋和美食的作品不断面世，这不禁使

我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些优秀的传统文人，似乎也和王干一样酷爱着文学、围棋和美食，譬如东坡先生、袁枚先生等，这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传统文人都与围棋、美食有着不解之缘，许多文人也同时是围棋高手、顶流美食大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干先生血脉中还流淌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有人说，同样为文学家、美食家的汪曾祺是“最后的士大夫”，看来这个结论下得有点为时过早了，在我看来，像王干这样的人也是可以归入“最后的”行列之中的，因为王干身上因文学、围棋、美食相互融合而散发出来的那一份闲适、从容与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谱系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而围棋、美食之所以可以在中国文人的内心世界里共生共存，相互融合，那是因为它们和一切精彩的文学作品一样，都是可以反复回味的，并在这不断的回味之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和思想的升华。我们作为棋手，要不断地读谱、对谱、复盘，这其实就是一种回味。美食更不用说，一道好菜可以令人回味一辈子。文学作品更是如此，能否耐人回味已经

有段名言，过去背得滚瓜烂熟的，此时想要引证，居然没影子了，不过做下面的引伸绝无歪曲的嫌疑：同一句话，真正经历过的人与无甚经验的人说出来，理解是不一样的。这话千真万确。比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句，没让鱼刺卡过的人说，比起有过不幸遭遇的人，就如隔靴搔痒，缺少真切的痛楚相伴。另一点是我自己发现的：这世界上有好多个角落，未进入之前，对我们就像不存在。还举鱼刺的例子：在我领教被卡的滋味之后，才知道有好多人都有为此上医院的经历。

“如鲠在喉”“骨鲠在喉”……同样的意思古人那里小有出入的表述多了去了，发明人肯定都在鱼刺上栽过，否则不会有话憋不住，不说不痛快就拿鱼刺说事。没查考过他们都是在什么鱼上吃的苦头，想来都是特鲜美的鱼——越是上品的鱼越是刺多，所谓“上色鱼”。不必说鲑鱼了，刀鱼、白鱼，细皮嫩肉者，必浑身是刺，仿佛在用增加难度的办法让美味益增其鲜美。问题是，我是栽在酸菜鱼上。酸菜鱼大多是青鱼中段上下的鱼片，要不是黑鱼，都是排列规律的大刺，还让卡住，全

成为判断一件作品好坏的基本标准。回味是它们的共同特质，回味可以打通它们之间的关联，在不断的回味中可以引起我们内心的情感共鸣、思想共鸣，在对棋局、美食和文学作品的不断的回味中，我们可以读懂人性、读懂人生、读懂社会，并去指引我们的言行，而这正是中国人内心的责任和担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干作为文学家和棋手，内心是相通的。

《人间食单》是王干先生关于美食回味的结果，这其中既有美食，也有美食之外的东西，显然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不然《人间食单》不会如此畅销，也不会引来众多的读者来写读后感和书评。其实，所谓的读后感或者书评，也就是对原著的一种回味，这也正是《人间食单》作为原著的一种魅力和力量。如果《人间食单》不具备回味的力量，它就不会被读者们反复拾起。人生亦如此，一段不值得被回味的人生，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了。

因吃鱼与说话并举。从小到大，这方面的小灾小难实属寻常，鱼刺“在喉”的时间通常不超过十分钟，使劲咳，咳出来，大口喝水冲到肚子里去……不是“不吐不快”吗？吐出来，或咽下去，也就罢了。

然而并不是想吐就能吐出来的。过去也曾听说过找医生弄鱼刺的，都是引为笑谈，就像大活人让尿

骨鲠在喉

余斌

憋死了，或相声里说的让鸭子踹了一脚那么搞笑。可这次，咳，用水灌，甚至还辅以喝醋软化鱼刺。无奈那根刺就是盘踞喉间，抵死不动。起初我不以为意，不仅饭菜照吃不误，还指望饭菜将鱼刺裹挟而去。一顿，两顿，一天，两天，就是不见动静。我觉得稀的干的沿细细的食道而下，跟推土机也差不多了，不会留下半点缝隙。稀的也就罢了，如同随物赋形的水，从鱼刺旁边流过，干的则是固体的推进，怎么也奈何不得它呢？它也不是“一夫当关”，其他东西只管通过，它则挺在

那里，病人不算，健康人的食管里，大概也只有鱼刺能做出如此长久的停留了。想到一异物横亘在那里就觉不对头，关键是其存在格外分明：咽喉疼痛，咽口水则如针扎，逼着你把它看成心腹大患。我知道也就一根针粗细那么点小玩意儿，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我还在呢！”

到第三天我坐不住了，自力更生不行，只好借助外力。也在这时候，知道了许多骨鲠在喉的故事，最恐怖的是，有人还因此丧命，这让我对鱼刺的态度更加严肃起来，再不以为因鱼刺上医院是桩可笑的事。此外在医生面前，我也放弃了任何美学方面的考虑，照吩咐，仰头张大嘴，自己用块纱布裹住舌头，用力往外拽，并且十分艰难地发出“噫——”的声音。那肯定是我们能够扮出的最丑陋的样子之一，近于小时说的吊死鬼，而从口里发出的声音亦不类人声。然而我尽可能地将其拉长，以期咽喉的充分暴露，同时噤得半死地“噫——”下去。呜呼！骨鲠在喉，不得不尔！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中国画) 杨正新

如果说中国古代有哪一种陶瓷作品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生活面貌，那一定非唐三彩莫属。

“唐三彩”，是一种唐代铅釉陶器。铅釉陶器在汉代已经出现，汉代陶工烧造出酱釉、深绿、浅绿、栗黄等光亮釉色的日常用具。至唐代，工艺更加进步，可在同一器物上将几种釉色交错使用，包括黄、绿、蓝、白、褐、黑等颜色，其中以黄、绿、褐三色为基本釉色，又因“三”在古代汉语中有“多”的意思，故称“唐三彩”。

唐三彩最初并不为世人所认识，因其既无文献记载，又极少传世品。直到1928年，修建陇海铁路时，在洛阳邙山发现一批唐代墓葬，出土了大量唐三彩随葬品。

当这批三彩器被运送至北京时，引起了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以及一些古董商的高度重视，被遗忘了一千多年的唐三彩陶器终于名扬天下。

唐代诗人元稹有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繁盛的唐朝吸引了大量外国使臣、商人、僧侣等不远万里而来，在唐朝学习、生活、经商甚至做官。三彩人俑中的胡人形象反映了当时民族交融的现象，胡人俑大多为侍从俑、骑马俑或牵驼俑。

动物俑中最典型的是三彩马和三彩骆驼。《新唐书》中写道：“马者，国之武备，去其武备，国将危亡。”唐人对于马的重视可见一斑。

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六骏石刻作品，以及唐代画家韩干笔下的名马，都是唐代有关于马的艺术杰作。唐代三彩马是当时尚马之风盛行的产物，也是唐三彩陶器中最为亮眼的一笔。

唐代丝绸之路的运输主要依靠骆驼，骆驼伴随着胡人大量涌入唐朝都城，成为常见的动物形象。唐人赋予了这种动物以艺术形象，三彩骆驼多见于墓葬

唐三彩与丝绸之路

千忠琴

出土，通常由胡人牵引。唐三彩集雕塑、彩绘、印模、刻画、贴花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其丰富多样的造型生动而全面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生活。

随着唐朝对外交流的发达，唐三彩陶器在当时便流传到印尼、日本、朝鲜、伊朗甚至埃及、意大利等世界各国。其烧造工艺也对各地产生重要影响，出现了仿制唐三彩的波斯三彩、奈良三彩、新罗三彩等等。

唐三彩出色的制造工艺结合浓郁绚烂的艺术风格完美呈现了盛唐气象，它不仅是中国古代陶瓷工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亦在世界美术史上享有盛誉。

上世纪40年代，父亲苏渊雷就开始酝酿要起斋号，正式定下用“钵水斋”应该在1943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很多地方沦陷，全国各地很多学者、文人、艺术家都逃难到了陪都重庆，父亲也离开了当时的首都南京。重庆郊区北碚聚集了很多因战乱而搬迁来的学校，父亲就在此处落脚，兼了很多学校的课教书，为了生计，他开了个旧书店叫“钵水斋”，这个斋号就这样用起来了。

1945年，钵水斋书店搬到了上清寺附近比较热闹的地方，相当于重庆的市中心，重新开张，扩大了营业，除了卖书，同时还出版图书，做文物交流、学术讲座、书画展览等等。我那时虽然小，还有印象，开张那天来了好多人，四川的文化名人、大学教授都来参加开幕。他们都说，钵水斋的店主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很有学问。那时像这样的书店很少，大家有事没事都会到钵水斋来坐坐，品茗论道、以文会友，书店一下就很很有名。父亲以钵水斋书店为依托，结纳中外名流，一时高朋满座、往来鸿儒，沈钧儒、马一浮、章士钊、沈尹默、张宗祥、黄炎培、冯玉祥、郭沫若、田汉、顾颉刚、宗白华等文坛领袖、名家大儒都是常客。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还曾亲临钵水斋，选购了何叔衡将军的巨幅《虎威图》赠送给虎队陈纳德将军，而时任中英文化情报社主任李约瑟博士、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高罗佩博士等汉学家，也经常往来于钵水斋中，选购图书、交流文化，钵水斋俨然成为了陪

都重庆的文化中心，一时传为美谈。

上海解放后，父亲担任上海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兼市文管会秘书，移家到徐汇区长乐路的一栋老洋房，那个房子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太湖石和假山，环境非常好，附近的诗人艺术家经常相聚在此，诗词唱和、笔墨交流，留下了许多诗文和作品，“钵水斋”又成为了海派艺术家雅集的文化沙龙。1952年3月，我们家的花园里有三

苏渊雷：“钵水斋”中见精神

苏春生 口述

株铁杆海棠开花，长得非常茂盛非常好看，父亲请了十多位在上海的诗人、书画家来家中做客，品茗赏花、饮酒作诗、挥毫泼墨，钱瘦铁、唐云、瞿宣颖、周炼霞、吴青霞、黄葆戉等6位画家合作，冒鹤亭、江庸、路朝銮、周南陔、陈文文、张厚载、朱大可、汪东加上我父亲苏渊雷9位诗人题词，合作了一张《钵水斋看花图》。这张画至今仍保留在“钵水斋”中，它不光是一件艺术品，更是那场文化盛会的历史见证，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学术价值；既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文风貌，又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是“钵水斋”雅集这一斋号逸事的生动艺术再现。

父亲取“钵水斋”这个斋号呢，是有典故的。《大唐西域记》中有一个“钵水投针”的故事，“钵水

稻香蟹肥，又是一个丰收年。这些年，丰年成了常年，是天帮忙、人努力、政策好。当然也不能忘记老祖宗智慧的选择，把耐水的水稻作为江南水乡的主产与我们的主食。

丰年，不仅仅是种田人的祈盼，也是天下人的希望，有五谷丰登，可丰衣足食。丰收了皆大欢喜，传统的庆丰收不忘祭天、祭地、祭祖宗。《诗经》是这样描述古代人庆丰收的：“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秬。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丰年的谷物装满了高耸的粮仓，酿成美酒祭祀祖妣、祈愿祖宗灵神普降洪福，来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不过丰年也会碰到尴尬之事，“录田父语”就是记载了一个大文人丰收之年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是宋仁宗朝代的一个十月，开封城外一片丰收的景象，礼部尚书大诗人宋祁兴致勃勃来到郊外，他在田野碰到一个老农，非常谦逊地作揖，向老农打招呼，并慰藉老农：你辛苦了，今年收成不错吧，这全是老天爷的保佑和皇帝的恩赐啊。老农听后说，春夏秋冬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劳作，才换来了丰收，“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强勉以希帝力也。”说罢扬长而去，留下这位诗人的不仅仅是尴尬，更多是默默的沉思，他留下了“录田父语”，发人深思。

乡村老人，识天、惜地、懂稼穡，历尽沧桑，积自然之经验，谙人间之处世，其言朴实而富有哲理，他们不但勤劳，还具智慧。

丰年，是天时地利人和也。

《人间食单评论选》的 我不是文学中人，但熟悉出版，证明了《人间食单》 王干，也熟悉《人间食单》具有回味的魅力，也就意里写的内容，所以不惧简味着《人间食单》还会被更鄙，写下这篇短文，与王干多的读者所喜爱、阅读。和他的书友共“回味”。

泓然，一针到底”。寓意是钵中的水就像佛法一样无边无际、深不可测，要用“一针到底”的精神来修行。父亲就是把这“一针到底”的精神作为他一生的治学追求。“钵水斋”这个斋号一直用到他去世，一辈子没有变过，这也是“一针到底”的精神。

“钵水斋”的匾额有好多人写过，父亲经常挂出来的有3幅。第一幅是马一浮写的隶书《钵水斋》，写得特别有力量，是马老六十多岁时在重庆写的，保留到现在很不容易。第二幅是吴敬恒写的篆书《钵水斋》。第三幅就是沈尹默的楷书《钵水斋》。其他写过《钵水斋》的名家还有陆澹安、赖少奇、杜宣、周退密等等。父亲喜欢交朋友，给他刻过《钵水斋》印章的篆刻名家也很多，方介堪、钱瘦铁、陈巨来、韩登安、高式熊、韩天衡等等，他最常用的还是钱瘦铁刻的那方长方形的斋名印。钵水斋还出版了好多书，有《钵水斋丛书》《钵水斋外集》《钵水斋选集》《钵水斋文史从稿》《钵水斋近句论诗一百首》《钵水斋书翰选粹》等等，关于中国文化他做了好多好多工作，他一直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钵水斋”不仅仅是一个斋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起了一定的作用。（文字整理：张强）

十日谈

斋号的故事 责编：吴南瑶

王一亭以“白龙山人”为号，意在书画只是一种自娱兼娱人的方式，不过是白弄弄而已。

